

# 太平公主

巾

帼

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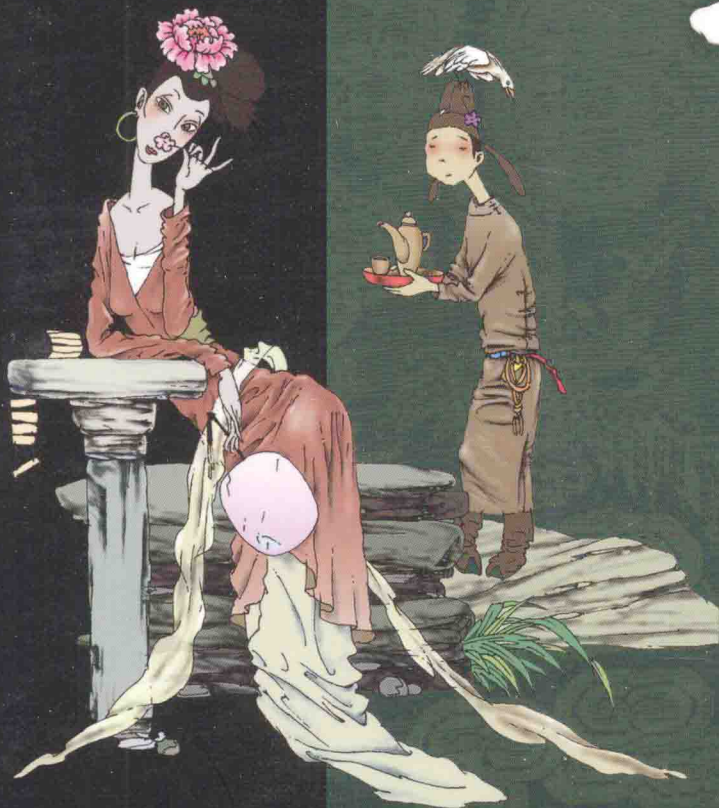
雄

蕭同紅  
繪景

李端科◎著

她生逢乱世，力挽狂澜，使须眉愧色，  
真女中豪杰也。

然而，她也为自己的勃勃野心所累，  
终至灰飞烟灭，令人嗟叹。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真品

巾幗梟雄

李端科◎著



# 太平公王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巾幗泉雄——太平公主 / 李端科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4.4  
(唐宫红颜系列)

ISBN 978-7-5555-0157-2

I. ①巾…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5344 号

唐宫红颜系列

巾幗泉雄——太平公主

- 作 者 李端科  
责任编辑 刘洪洋 任海丽  
插 图 马东原  
封面设计 晓 乔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话 0471-2236466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28 千  
印 张 15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5-0157-2  
定 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远方出版社



## 【卷首语】

风流倜傥艳丽，  
智勇泼天出奇。  
贪色男女无二致，  
岂管世俗伦理。  
争权贪色夺利，  
男女也应如一。  
堪叹传统偏袒多，  
天下女里有几？



第三十四回

射擊表表天降旨 西宮正嗣本許景

第一回

艳公主诞生惊天下 美少年承恩乱宫闹

第二回

公主监国卖官鬻爵 驸马怜香舍死忘生

第三回

玩忽监国惹怒突厥 协杀佞幸扶立庸兄

第四回

聪公主为权选新宠 员外郎图势纵娇妻

第五回

神童寻长兄受赏 诸嫂访小叔索宝

第六回

公主施计图才色 昭容献策媚帝后

第七回

害媳计越定越毒 传情诗愈作愈明

第八回

昨夜土中埋冤魂 今朝帐里迎公主

第九回

恶皇后勾心立太子 新附马题诗谢皇恩

第十回

王孙踏青蹂躏民女 太子受辱求计姑母

第十一回

太子佯病结盟合谋 公主碰壁恼羞成怒

第十二回

皇后避邪胁帝迁都 附马寻欢溺水殉情

第十三回

公主联盟同仇碰壁 逃犯告密恩人替罪



第二十七回

美人巧定连环计 医童动情泄天机

第二十八回

许氏为夫排险事 公主助子揽重任

第二十九回

小牡丹狐媚诱二奸 临淄王举义杀诸韦

第三十回

睿宗复位委曲求全 崔湜二貶撒娇调情

第三十一回

贬官事急易投新主 公主趁机压制旧宠

第三十二回

侍中求计消女尸 公主投机揽权势

第三十三回

公主机智胁迫上下 睿宗仁柔顾盼左右

第三十四回

申王告密留退路 姚崇苦谏保前程

第三十五回

公主乱伦煞费心机 谯王得妾轻而易举

第三十六回

谯王谋反惨败投潭 公主涉嫌劝逐出京

第三十七回

太子失足私通父妃 公主借机要挟侄儿

第三十八回

设宴求贤义正词严 随机答难嘴硬心虚

第三十九回

谈星象违天损己 闻家丑顺水推舟

第十四回 屈尊官邸为才色 高攀主第图权势

第十五回 公主巧辩刹那败露 宰相打劫当场丢丑

第十六回 垂钓饵学士府讲诗 上圈套书香树谈情

第十七回 美男计弄假成真 反奸计将真当假

第十八回 奸佞破家快人心 太子殒命痛忠臣

第十九回 武延秀灵前遇艳 魏元忠格外原情

第二十回 公主巧驳中宗显 崔湜暗贬襄阳城

第二十一回 武延秀撩拨妍识爱 韦皇后离间父女情

第二十二回 公主屈尊求爱碰壁 皇后施计谋权获荣

第二十三回 矫公主再醮荣耀减 韦皇后失恋权欲增

第二十四回 以卵击石血染殿庭 打草惊蛇祸起萧墙

第二十五回 中宗泄愤丧命毒饵 韦后临朝淫威天下

第二十六回 假遗诏越改越丑 真漏洞愈揭愈深

第四十回

假天爵受冤受三折 假善心出

第四十回 借灾简政罢免五相 踏青散心访出一贤

第四十一回 男宠巧设投毒计 爱子告密泄天机

第四十二回 花言责己感宰相 拒旨自戕怨苍天

第四十三回 以权法下血战冤魂 斗草烟毒露蛛网

第四十四回 穆公主海阔乘鸾 李皇后夫荣封侯

第四十五回 公主回朝受封 皇恩赐竹笋好交亲

第四十六回 雷轰怒雷震怒 帝皇孤寡御父文前

第四十七回 公主回朝中丞 御史弹劾冤因

第四十八回 皇恩赐侯爵 穆公主怒斥代皇前

第四十九回 穆公主怒斥代皇 太子怒斥穆恩

第五十回 皇恩赐侯爵 皇恩赐侯爵

第五十一回 皇恩赐侯爵 皇恩赐侯爵

第五十二回 皇恩赐侯爵 皇恩赐侯爵

第五十三回 皇恩赐侯爵 皇恩赐侯爵





## 第一回

艳公主诞生惊天下

美少年承恩乱官闹

巾幗泉雄  
太平公主

武则天从感业寺回宫之后，连生三个王子、一个公主。但是武则天为了争立皇后，将那公主亲自扼杀了，所以很想再生个公主。不料第五胎坠地，仍然是个男儿。但他十分聪俊，荷颜嫩色，妩媚无比，武后给他起了个女孩的名字李旦，并称之为“假公主”，可见渴望女儿之心切。武则天直到三十八岁时才如愿以偿，终于生下一位公主，比李旦更加艳丽：宽额广颐，面若芙蓉，龙睛凤颈，檀口雪肌，似祥云宝月，有霞仙露，嫩色夺目，香气沁人，真有聪俊绝伦之妙，天仙化人之美。武后为其类己，特别宠爱。高宗最为胆小，希望天下太平，遂给她起名为“太平公主”。当她满月之日，大摆宴席，赐西甬三天。满朝文武大臣争相庆贺，还破例给东西两都百姓每户白银五两，作为贺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琴瑟盈耳，彻夜不息。其隆重程度超过前几个王子诞辰之数倍。遂有歌谣流传：

人间诞雏凤，

天上有滴仙。

莫道缺者贵，

公主实非凡！

歌奏太平调，

二圣开龙颜。

闾里习俗改，



## 生女重生男！

消息传至外国，愈传愈神，有说武后生了个仙女，当天就会说话，三天就会歌舞。有说武后就是谪仙，故称天后，所以争相朝贡入贺，以先睹为快。其贺礼之盛，空前绝后，稀物奇宝，珍禽怪兽，无所不有。

太平公主十岁时，吐蕃国王为太子求亲，请尚太平公主。高宗和武后只此一个爱女，岂舍得远嫁？但又怕得罪吐蕃，遂生一计，修书谢绝：“公主聪俊非凡，疑是谪仙，定不长寿，必须出家，方可避凶。”遂为其筑一道观，住了进去，伪装逼真，吐蕃只得作罢。

观内十分幽雅，因公主并非真的出家，所以并不回避男儿，经常叫些男孩玩耍。公主聪明伶俐，读书识字，过目不忘。但只贪嬉戏，不肯用功。随着年龄的增长，情窦渐开，天生一副风流性情，恋上少年校尉薛绍，羞于启口，遂心生一计，借薛绍一套衣冠穿戴上，去拜见父皇和母后。武则天不禁一怔，忙问道：“儿欲为武官么？”

太平公主羞涩地道：“赐几个驸马吧！”

武则天道：“儿莫非恋上某少年校尉了？”

太平公主笑而不答，武则天问其左右宫女，始知是薛绍。这薛绍的母亲系太宗的城阳公主，属于望族，武后欣然应允。不久太子弘纳妃裴氏，武则天为了热闹，婚嫁盛典同日举办。

真可谓双喜临门，旷古稀有，隆重异常：两个府第，赤旗招展，红毯铺地，纱灯高挂，喜气洋洋。且给市民百姓每家发银十两，作为喜庆之资。整个东都，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笙箫盈耳，鞭炮齐鸣。皇亲贵戚，公子王孙，人似流水，车马如龙，许多街道堵塞不通。

妆奁之盛，亦可算空前未有：金银财宝成车，珍珠玛瑙无数，绫罗绸缎堆积如山，箱柜成百上千。薛家院门狭窄，只好拆墙而入。

两对新人，在宫娥嫔相簇拥下，先拜天地，再拜高宗武后，其后参拜裴家和薛家高堂。行礼时，管弦迭奏，礼炮齐鸣，约两个时辰，方拥入洞房。

洞房内，一片富丽堂皇，雕梁玉柱，金碧辉煌，八仙玉桌、象牙床、夜明帘、鲛绡帐、古玩、盆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满室生辉。

时隔八年，太平公主生育二男薛崇训和薛崇简，还生了一个女儿薛美。这时豫州越王李贞谋乱，薛绍和越王儿子博州琅邪王李冲友善，知



情不报，被饿死狱中。

太平公主岂能守寡，遂钟情于表弟武攸暨，但他早有妻室。武则天笑道：“这有何难，赐她自缢便了。”

初时太平公主与武攸暨感情和美，生二男武崇敏、武崇行，二女武艳、武丽。但当武则天登基之后，纳了个艳丽的美童张昌宗，太平公主喜新厌旧之情顿生。张昌宗艳丽出奇，年方十六，身材适中，瓜子形的脸庞，白嫩透红，欢眉大眼，机灵剔透，善解人意，频频传情；鼻似琼瑶，端端正正，双耳垂秀，精巧玲珑，檀口皓齿，美妙迷人……简直是天仙下凡，妖娆绝伦，纵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他也要销魂，更何况风流的太平公主了。所以她趁机成就了不知多少次幽会佳期。怎奈是愈是偷情，愈是甜蜜；愈是甜蜜，愈牵肠挂肚，如坐针毡，度日如年。

但是张昌宗推荐异母兄张易之也为武则天男宠之后，经常抽出身来，寻花问柳。首先钟情于内掌诏命的上官婉儿，把太平公主弃如敝屣。按说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相比，容貌似还稍逊一筹，只是她年龄小了十岁，且善于诗词琴棋，谈古论今。其艳言妙语，一笑一颦，皆情趣横生，销人魂魄。

太平公主起先不知就里，每次约张昌宗幽会，总是被借故谢绝——不是女皇传唤，就是身体不适，因而无限怅然！她时常一人去到他们幽会的方谐趣亭，忆恋初相识时的柔情蜜意，以及张昌宗的音容笑貌，稚姿雅态：假乎他跨过的亭台仍留有遗痕，他依过的栏杆仍有余香；似乎他的气息尚在，似乎他的倩影犹存，似乎满亭生辉，似乎一尘一土无不可爱……有时冒雨而来，有时夜半方归。日日以泪洗面，心似油煎！早知今日厌弃苦，悔不当初莫相见。时过半年，太平公主开始怀疑起来：莫非是张昌宗另有新欢？但如今天下要数俺最为尊荣富贵了，本公主的聪俊也是天下第一，吐蕃的王子曾向俺求亲碰壁，谁人不晓？只有本公主年龄比你大了些，而那些年幼的又有几多好的？愚笨的多，伶俐的少；丑的多，俊的少；穷的多，富的少；贱的多，贵的少；贪你色财的多，恩爱你的少！再过几年后，她比本公主还要老。而且万一母皇知道了，既轻饶不了你，她也连带遭殃！

太平公主访察了三个多月，毫无破绽，一天女皇有病，让她陪住宫中，半夜时分，她听见后院里鹊叫，似是受了惊动，披衣起床察看，原来是张昌宗和上官婉儿在檐下苟合。她气不打一处来，上前扇罢这个扇



那个，几乎疯狂失态，欲拉他俩去见母皇。

张昌宗连忙跪下求饶：“龙体欠安，岂可受气，万一病重，固然怨我，只怕公主也有不是！请公主高抬贵手，原谅俺这次，再不敢了！或有任何条件，俺都可照办……”连连叩起头来。

太平公主原猜想张昌宗可能是迷恋上妙龄的宫娥，哪晓得是仅比自己小十岁的上官婉儿！

她想起这半年多的煎熬，嫉恨交加——恨不能立刻把他二人碎尸万段，弃之荒野！本想上奏母皇，无奈母皇正当病中，确实不宜造次，千思百忍，三天过后才敢启奏。女皇闻此亦勃然大怒，拿起匕首向婉儿头上掷去，婉儿脸被划破，血流满面。按照常例是应斩首的，念她的才华，改以黥刑，在匕首伤处刺了一朵梅花。张昌宗也受了体罚，从此对太平公主恨之入骨，二人彻底决裂了。

女皇在洛阳龙门山的风景幽雅处修建了一座兴泰宫，以安度晚年，为的是趁此机会，彻底割断张昌宗和上官婉儿的瓜葛。她封太平公主为皇太公主，让宰相狄仁杰和上官婉儿辅佐她监国，遂即携昌宗兄弟赴兴泰宫寻欢消遣去了。

——太平公主自幼娇生惯养，虽然才华不亚于母皇，但好逸恶劳，岂肯为国操心？

欲知端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公主监国卖官鬻爵

驸马怜香舍死忘生

皇太公主一天傍晚微服信步，在天津桥头遇上个货郎，颇似张昌宗，一见钟情，携带回府，给他改名荷生，爱称荷郎。先领他到后花园馆娃堂中，传宫娥给他沐浴。

皇太公主连忙回房，到东室去开启檀香雕漆大柜。此柜里装有第一个丈夫薛绍少年时的衣物，已十几年来未曾动过，所以锁已生锈，不易打开，累得侍从满头大汗，锁却纹丝不动。她心急如焚，唤侍从拿来一柄利斧，连砍数下，柜劈门裂。她心急手快地拣出一件翠蓝色春衫、一条淡绿色锦裤、一双白底短靴和一顶金花纱帽。这些东西因里面放有防蛀药物，皆崭新耀目，她拿到幽邃阁时，荷生尚未出浴。她隔门缝窥看，但见他坐在盆沿上，背左面右，垂头搓腿。由于热气的蒸腾，玉肌雪肤上泛起一层红润，香气沁人，嫩脂溢彩，赏心悦目，充满魅力。

他忽然仰一下脸。呀！真似出水芙蓉，粉艳欲滴，稚气可掬，妩媚动人……

他似乎有点累了，长出一口气，用右手拢一下头发，方拿起一条汗巾擦背，动作优美，似同粉蝶漫舞，肌肤生辉。最后他蹲下冲洗一遭，慢悠悠地站立起来。呀！魅力满身风流乱滚，胜却人间裸体仙童图！

皇太公主愈看愈爱，愈看愈销魂，恨不能立刻扑上前去……忽然一阵目眩魂荡，不能自持，“扑通”跌倒门口。宫娥们慌忙围前来，莺儿道：“快扶上床去，都愣啥？”于是七手八脚把皇太公主搀入绣榻，燕儿急忙去传参汤。





荷生本来正欲出浴，忽听门外响声过后，手忙脚乱，嘈杂一片，心中狐疑起来：像是跌倒了人，但不知是谁，更不知何故。欲待穿衣去看，又恐尴尬……所以又躺卧浴盆，等待催唤。但他心中有些迷乱。

他自幼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十二岁时开始当货郎，走街串巷。从此生活日渐富裕，到十五岁时，已成长为英俊少年，招来许多闺秀的爱怜，她们争相买他的针线胭脂，并借机调趣，一饱眼福。其中，虽有欲委他终身者，但门户不对的厚墙尚无人能够冲破。

他刚十七岁，由于常被小姐们挑逗，情窦渐开，渐渐学会了戏谑和眉目传情，晚间入睡，则春梦连绵不断。

眼下被拉进宫来，猜知可能是获得皇太公主的钟情，即将一步登天了。心想皇太公主虽然年老一些，但她既漂亮又衣着华丽，胜似寻常百姓家的少女。想到此处，不禁会心窃笑，决心千依百顺，撒娇弄痴，博取皇太公主的欢心……

那皇太公主实因情欲昏厥，并无疾病，所以很快就复苏了。她开口头一句话就问：“荷生出浴否？”

莺儿道：“出浴了。”急忙给燕儿使了个眼色，让她去催荷生。

皇太公主道：“快传酒肴来！”

莺儿道：“早已传过，立刻就来。”

“人配衣裳马配鞍。”荷生换上新装，妖媚倍增！莫说是春心荡漾的皇太公主，即使是情窦初开的村女，也会为之动心。

酒肴刚刚上齐，荷生被领入阁来。他举目一望，全是秀女，感到十分拘谨，桃腮上刹那间飞起一层红晕，愈加光彩照人。皇太公主为让他尽快恢复平静，连忙斥退左右侑酒之人。荷生心中十分忐忑，既不敢拒绝，又怕有失礼节，只好半推半就。“酒是色媒人”，三杯过后，荷生精神兴奋，胆量渐渐大了起来，举止也趋于自如。皇太公主再也按捺不住，撩拨道：“荷郎青春几许，可曾成婚？”

荷生预料会有此问，便爽朗回道：“小生年方十七，只因家贫，高不成，低不就，故尚未择偶。”

“请问荷郎欲高求何样的人儿呀？”皇太公主紧追不放。

荷生十分乖巧，违心相答：“小生贫困半生，饱受饥寒之苦，唯富贵是择！年貌皆可略而不问。”

皇太公主半信半疑，又劝他一杯酒，试探道：“本公主有一乳母，

忠厚老誠，恩義無量，年逾半百，新寡獨居，實為可憐可憫，吾賞賜千戶，衣食無慮。欲賜你為婦，不知荷郎意下如何？”

荷生原想是皇太公主鍾情于他，雖懸若母子，但富貴無比，還勉強可容。不料又轉賜給乳母，則懸若祖孫了，委實難忍。踟躕良久，略有所悟——也許是皇太公主故意吓唬他？但無論如何，上命難違，不如權且應承下來，于是答道：“皇太公主為天，乃金口玉言，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更何況御賜良緣？小生應承下了！”

皇太公主機靈剔透，尤善于察言觀色，知他不是真心實言，于是又生一計，端起自己的酒杯喝了半口，假裝噙了嗓子，又吐進了杯里，遞給荷生：“請荷郎替我飲了吧！”

荷生看她表情，似是故意試探自己，急忙接過來，一口而干。隨之送了個秋波，表示心許目成。

皇太公主早已意亂神迷，難以自持，立即佯稱：“我不勝酒力，請荷郎扶我到里面軒中稍憩可好？”

荷生激動而起，小心翼翼地伸出雙手攙扶皇太公主亦步亦趨，向里走去……

皇太公主自從十四歲就開始享受男女之樂，如今三十有五，一時也數不清同多少英俊少年幽會過，但荷郎的容顏實為美艷絕倫。母皇勞累一生，廢寢忘食，殺人如麻，怨滿天下，也不過是為了名和酒色而已。自己之才，不亞于母皇，且有前車之鑒，步其后塵，易如反掌。但“名”乃虛榮，只有“酒色”和“利”才為實惠。故不欲辛苦多勞，愿棄其虛而求其實——她只顧遐想，荷生早已把她扶至榻前。荷生見她神情發呆，既不敢啟問，也不敢坐下，木雞似的陪立一旁。

也不知過了多久，皇太公主酒醒過來，良宵一刻值千金，豈能踟躕……荷生是初近女色，任其肆意擺布。他既體會不出皇太公主與妙齡少女的優劣，也猜不透皇太公主對自己為何狂戀若此，以及能否天長地久？

他們起床整妝時，已是次日夕陽西下，黃昏時辰。皇太公主仍是戀戀難舍，寸步離他不得。橫下心把他帶回府中受用，任憑駙馬武攸暨會掀起多大的醋波。

這時皇太公主雖已監國，但因宮禁森嚴，不便于男寵出入，仍居住自己府中。她回府后，把荷生安排在西廂房煉丹室中。此室五楹，中為餐廳，南端為丹爐和休息間，北端為丹庫和會客所——實為與男寵幽會







处。内中设施十分华丽，锦衾罗帐，几椅茶具，金石玉器，应有尽有，古朴玲珑，色彩柔和，舒适雅致，发人幽思。

皇太公主回房，感到无比的欢悦，时刻回想着同荷郎幽会的情景，喜形于色，充满了幸福，有说不出的愉快！看着两个幼子武崇行、武崇敏和幼女武艳，像是天真活泼可爱了百倍。丈夫武攸暨也好似年轻漂亮了许多，茶饭酒肴也倍觉香甜可口。同丈夫谈起家常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刚入二更，就携丈夫就寝。恩恩爱爱，卿卿我我，竟同新婚一般——实际上她是因荷生激起了她的情欲，权将武攸暨当作替身，施舍余兴而已。而武攸暨由于宠婢怀孕打胎，暂时空守，寂寞难挨，亦将皇太公主作为替身。二人各怀鬼胎，心照不宣，谁也能猜知谁的心事，只是不太了解细情而已。

清晨，皇太公主佯称身体不适，宣布辍朝。武攸暨忙于应酬接受献纳，对皇太公主的隐私，暂顾不上巡查，用罢早膳，便匆匆离去。

荷生一步登天，心情十分激动，既感谢苍天赐给自己一副俊秀的姿容，得有今日的幸福，又恐今后年老色衰难免失宠，因而彻夜难眠。忽然他又想到张昌宗兄弟，比女皇武则天小四十五岁，而皇太公主同自己仅差一半左右，聊可自慰。

皇太公主似乎也被荷生勾去了灵魂，片刻离他不得。同他吃罢早膳，便携手同往花园漫游，只带莺儿和燕儿侍候左右。荷生双手亦白嫩透红，同荷花相似，只是右手由于摇拨浪鼓磨损，略显粗糙。皇太公主便行在左边，用右手握着他的左手，刹那间似有一股涓涓仙泉甘露传导过来，畅愉难言，令她忘乎所以，良久方喘喘吁吁、声音发颤地问荷生道：“你进府之后，心情愉快否？”

荷生十分机灵，本来是有美中不足的——皇太公主的容貌虽然美丽，但是岁数超过自己一倍，若是年龄相当，该多好啊！可这是绝对不能出口的，只好违心相答：“皇太公主拔小生于泥涂，不啻一步登天，实为三生有幸，喜出望外了！”说毕凝眸一笑，送了一秋波。皇太公主刹那感到浑身舒畅，抬眼一望，藏趣亭恰在眼前，急忙扶着荷生踉跄而入，并肩坐在围栏上。皇太公主右手搭在荷生的右肩，左手把握荷生的左手，玉体紧靠，迎着朝阳，乜斜双眼，仔细欣赏他的五官。但见：双眉弯弯，向上微翘，尖端隐隐约约透出媚情。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包着成斛的蜜意，如欲言又止，似频传又差，最能勾人魂魄；鼻子端正玲珑，高低适



中；嘴唇不薄不厚，不大不小，中间如含苞欲放的牡丹，两角似初绽的莲花，发人幽思；下颌椭圆光滑，好似鸭蛋，并和瓜子形的脸庞融合在一起；两只耳朵均匀称称，十分好看；荷容上镀了一层朝霞，白里透红，红中泛彩，酒窝魅，艳绝人寰！皇太公主曾收藏有上下五千年的美童图，却没有一幅能赶得上荷生姿容。

皇太公主神魂入迷，发起痴呆，良久方搂在怀中，偎依厮磨。情欲愈来愈浓，渐不可支，急携荷生到孤岛藏花坞去幽会。但至洞口，忽闻内有人声，立即止步。只听内里对答。

婢子的乞求语音：“奴已怀孕五个月了，你快想办法呀！”

武攸暨道：“我已托人到东市买房子去了。”

婢子道：“你把奴收为妾好吗？”

武攸暨道：“皇太公主奇嫉，曾把我的前妻逼死，岂能容得你呀？”

婢子道：“皇太公主私通张昌宗、张昌仪……很多人，难道只许她，不许你么？”

武攸暨道：“皇太公主权倾天下，我只不过是她的玩物而已。常言说‘娶妻莫娶公主’，我是很怕她的……”

皇太公主闻听至此，再也忍不住内心怒火，携荷生助威破门而入——武攸暨常来此坞幽会，因地处偏僻，从来是不闷门的。她指着武攸暨道：“你很怕我么，我命你立刻把此贱婢打死！”

武攸暨惊慌中不知所措，立即跪下求情：“请皇太公主高抬贵手，她她她……怀有身孕，留下她母子二人，可积阴德无量！”

皇太公主道：“按你说来，我成全你的私生子越多，岂不是积阴德越大么？我可没那么多大慈大悲，不愿积那么多阴德！”

武攸暨不禁一怔，无奈道：“若把她打死我也不能活——愿和她同死！”

其实皇太公主对他早已冷若冰霜，爽朗而答：“你死了少个讨厌虫，请便！”

驸马武攸暨忍无可忍，抗言道：“公主赢得一个‘风流’的雅号，不知公主得知否？”

太平公主道：“风流有二义，一是代表才华文采，一是指生活放荡。”

武攸暨道：“可知你的雅号是代表什么呀？”

太平公主道：“二者兼而有之！”